

寒畦深处的少年悟

□钱永广

十五岁读初三的那年,上学期临近结束,我却因贪玩荒废学业,成绩差到连镇上的中学都考不上。父急得屡次督促,我却全当耳旁风。元旦前一天傍晚放假回家,我还满心想着放假能好好放松一番。

可第二天一大早,正在酣睡的我就被母亲摇醒。母亲催促我说:“你赶快起来,你爸一大早就去庄子东边的麦地里,给小麦地施肥了。他让你今天必须陪他一起干活。”

母亲向来对我放任,我并不怕她,可父亲格外严厉。八岁时因顽皮被他狠狠打过一次,至今仍心有余悸。听母亲传了父亲的话,我不敢违拗,瞬间睡意全无,一把掀开被子,一骨碌爬起,连早饭都没吃,就往麦地跑。

到了麦地旁,冬日清晨的麦田结着冰霜,寒气逼人。父亲早已将几袋化肥挑到了田埂上。见我,便把追化肥的棍子给我,让我去麦地里踩穴。我万般无奈接过棍子走进麦田,开始踩穴。可土壤板结得厉害,每踩一个穴都要使出全身力气,脚踝也被棍子顶得生疼。

踩完两垄麦地的穴,母亲送早饭来了。父亲、母亲和我就这样站在田埂上,每人喝了两碗稀饭。新年里,我以为母亲会为我做好吃的。可不仅没有好吃的,元旦放假回家,我还被父亲当作下地干活的苦力,其中的委屈,向谁说?我不敢向父亲抱怨,趁他去拆化肥口袋时,我在母亲面前小

寂静的哨塔

□李静云

我的母亲像一座哨塔,总在我人生的关键隘口悄然矗立。她的爱寂静无声,却用全部的存在,为我照亮前路。

那年冬天备战美术高考,我每晚在画室集训到半夜。推开家门,总见母亲蜷在客厅沙发上,手边摊着书,我的搪瓷杯里永远温着不烫不凉的水。听见门响,母亲便去厨房端来热汤轻声让我趁热喝。我低头喝汤时,能感觉到她目光里没有催促,只有一种沉静的陪伴。偶尔抬头对上她温和的注视,她便会露出淡淡的笑意,却寒夜都变得格外柔软。

无数个这样的深夜,母亲都将漫长的等待化作静默的仪式。许久后我才懂得,那不是普通的陪伴,而是她以整晚的时光为炉火,为我煨煮的最深沉的爱。

这份静默的守护,成了我走向更远世界的底气。当我终于要离家去外地上大学时,在车站,母亲只说了句:“到了发个消息。”我点点头,转身汇入人潮。走了十几步,我回了头。她还站在原地,午后的阳光将她笼在光柱里。她就那样立在那儿,目光穿过所有喧嚣,

儿时的露天电影

□李诚

村口打麦场的土墙前,一块四方的白色幕布已经挂了起来。晚风轻轻吹过,幕布便泛起柔和的波纹。太阳还没落山,这消息便弥漫了整个村子。孩子们把饭碗一推,就搬着各式各样的板凳飞奔向场院。砖头、草垫,甚至一块平整的石头,都成了抢占好位置的工具。场地上很快就坐满了人,嗡嗡的说话声汇成一片,空气里满是一种节庆般的躁动。

当放映机旁那盏昏黄的工作灯“啪”的一声亮起,光柱有力地穿透渐浓的暮色打在银幕上,全场便会响起一阵满足的惊叹。放映员熟练地装上第一盘胶片,机器发出“哒哒”的运转声,那声音沉稳而有力,仿佛是电影开场前的鼓点。正片开始,所有的喧嚣瞬间沉寂,只有胶片流转的沙声,和剧情里的对白与音乐。光束中,无数尘埃像金色的飞蛾在这道神奇的光河里翩跹。看到入迷处,我身边的表哥忘了嗑手里攥了半天的瓜子;放到《少林寺》觉远激战的紧张关头,全场静得只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。

换片的间隙,是专属于乡村的社交时刻。人群立刻活跃起来,呼儿唤女,家长里短。小卖部的张叔趁机端出装满零食的木箱,五角钱的水果硬糖、五角钱的橘子汽水、一元

声嘀咕:“我有好多作业还没做呢。”

“好多作业?”父亲走到我面前,重复了一句后,带着一种讥讽的口气说:“反正你也考不上高中,还写什么作业。你不如早些回家,帮我们一起种地。”

父亲的话让我瞬间羞得无地自容。吃过早饭,我抹着眼泪默默拿起棍子,继续去麦地里踩穴。母亲替我打圆场说让我上午施肥,下午回家写作业。可父亲却不依不饶,非要我一整天跟着劳动。我知道,父亲对我是恨铁不成钢,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我。

知道回家写作业没了指望,我只能盼着赶紧把四亩多麦地的肥施完。原本只负责踩穴的我,又被父亲支使着灌肥、覆土。我的裤管上全是泥,累得直不起腰,双手也冻得通红。我向母亲求助,父亲却冷冷道:“这有什么,种田人本就天天如此。”

直到夕阳西下,晚霞染红天际,我们才把麦地的肥施完。晚上,我无意间听到父母小声商量,说若我明年考不上高中,就买五十只鸭让我放。这话吓得我一屁股坐在板凳上,顾不上吃晚饭,连夜把作业写完了。

父母一辈子以种地为生,日常的劳作都如我十五岁那年的元旦般艰辛。别人的元旦满是祝福,我却在田间体会到了农耕的不易。也正因为那次经历,我后来考上高中、步入大学,拥有了体面的工作,有了如今的幸福生活。我始终忘不了十五岁那年,父亲在麦田给我上的那节人生课。

笔直地落在我身上。一行泪从她凝视的眼眶中滑落,在阳光下划过一道晶亮的弧光。那一刻我忽然全懂了,她的平静是给我的铠甲,她的泪水才是她的真心。她用一场静默的流泪,完成了一次最深沉的目送。

这份爱从不曾因我长大而减弱,当我面临更重要的挑战,它依然以最寂静的方式抵达。考研复试前一晚,母亲陪我住在外地的酒店,她催我快睡。我在半梦半醒间,总被一种极轻的窸窣声拉扯回意识的边缘,是她,在缓慢地辗转。接着,我感到被子轻轻地往上提了提,一股力道将被角掖紧。在几乎全黑的房间里,似乎还有纸张摩挲的微响。后来她在电话里淡淡提起,那晚她几乎没合眼,说得那样寻常。可那夜半朦胧中感知到的一切,瞬间都有了答案。原来在我沉入不安的睡眠时,她正醒着,以全部的清醒,接住了我所有在梦中都可能卸不下的忐忑。

我渐渐明白,母亲的爱是座寂静的哨塔。它从不发出声响,却在每一个我需要的地方悄然亮起,用最安静的守望,给予我最坚实的指引。无论我走向何方,这座哨塔始终矗立,让我确信,前路永远有光。

钱一包的“唐僧肉”和爆米花,每一样都是孩子们眼中需要攒好几天的钱才能得到的奢侈享受。手电光柱在夜空中划过,交织成短暂的虹桥。

电影散场,月光已经照亮了回家的田埂。人们议论着剧情,扛着睡眼惺忪的孩子,脚步声和谈笑声在夜雾中渐行渐远。手电的光斑在小路上晃动,像一串串流萤。

放映员默默收拾好所有的家当,幕布、放映机、胶片盒……一样样装回那辆绿色的三轮车。她蹬起车子,载着刚刚落幕的悲喜故事,驶向另一个等待着她的村庄。空下来的场院回归寂静,只有那面土墙,还留着幕布挂过的淡淡印痕。

多年以后,当数字影像彻底覆盖了胶片的记忆,当村口的土墙早已变为不锈钢的健身器材,那些曾在星空下做过同一个梦的人们,却依然被同一种情感联结。那个在母亲怀里睡着的小姑娘,如今也许正抱着自己懵懂的孩子,在平板电脑上点开一部老片,讲述她模糊的童年。她会想起那个用光和影,为我们编织了第一个“外面世界”的人。她和她绿色的三轮车,一同驶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夜色深处,成了记忆里一道再也无法复制的、温柔的光。

奶奶的收音机

□晏宁

童年的大半时光,我都是黏着奶奶度过的。爸妈被工作裹挟着步履匆匆,唯有奶奶的怀抱与身旁的烟火气,成了我安稳长大的港湾。那些细碎的日子里,一台老旧收音机,一段段咿呀评弹,串联起我与奶奶最温柔的韶光。

奶奶年少时家境优渥,得以浸淫书文曲韵,晚年闲暇,抱着收音机听评弹便成了她最执着的喜好。午后的阳光穿过窗棂,在窄小的客厅里投下斑驳光影,奶奶窝在那张磨得发亮的单人沙发里,将收音机架在温热的扶手之上。她的指尖带着岁月的薄茧,轻轻旋动调频按钮,细微的“咔哒”声里,熟悉的频道缓缓浮现。而后,手指便在另一侧扶手轻轻叩着节拍,起落间像在琴键上跳跃,眼帘缓缓垂下,跟着评弹的调子“咿咿呀呀”低声吟唱,嗓音里藏着时光沉淀的温润。

我总爱搬一张小木凳坐在她脚边,脑袋枕着她的膝头。评弹的调子时而缠绵悱恻,如江南烟雨漫过心头;时而慷慨悲凉,似旧岁风云掠过耳畔,像山间萦绕的云雾,缠缠绕绕让人久久回不过神。我抬眼望向奶奶,眼里满是对戏文的疑惑与懵懂。奶奶似是察觉到我的目光,微睁双眼,昏黄的眼眸中掠过一丝淡淡的怅然,微凉的手心轻轻覆上我的脑袋,掌心的温度透过发丝传来,声音里还带着戏腔的余韵,温柔又有力量:“乖宝,你看戏文里的人,哪个不是起起落落?过日子哪有那么顺心,以后遇事都得宽心!”那句藏在评弹声里的叮嘱,如同种子落进心田,在岁月里生根发芽,陪我走过了许多春秋。

记忆中,这台收音机还藏着一段温柔的小插曲。幼时的一个午后,阳光正好,刚学会迈步的我,摇摇晃晃地扑向沙发里的奶奶。我扬起肉肉的小手,满心雀跃地想抓住她的衣袖,却不小心碰到了扶手之上的收音机。“哐当”一声闷响,机器应声掉到地上,原本婉转的唱腔骤然中断,“刺啦——”的杂音刺破午后的宁静,只剩下脱落的后盖、散落的零件,以及蚊子般微弱的电流声在空气里飘荡。我瞬间吓傻了,小手僵在半空,懵懂的目光落在地上的收音机上,几秒后,眼眶一红便放声大哭。奶奶见状,连忙俯身将我紧紧抱进怀里,粗糙的手掌一遍遍拭去我脸上的泪珠,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畔,轻声哄着:“不哭不哭,碎碎平安,乖宝没事就好,奶奶不生气!”她的怀抱柔软又安稳,渐渐抚平了我的惶恐。后来,那台收音机缺了一块后盖,奶奶找来了几根鲜红的塑料绳,一圈圈仔细地绑在机身上,像给老旧的收音机系上了一条俏丽的红腰带。它依旧日日在客厅里咿咿呀呀地唱着,只是声音里多了几分沙沙的杂音,却成了独属于我们的、最特别的曲调。

参加工作后,我第一次拿到工资,便想着给奶奶换一台崭新的收音机,让她能清晰地听喜欢的评弹。可每当我提起,奶奶总笑着把那台绑着红绳的收音机拢进怀里,指尖轻轻摩挲着机身的残缺边缘,眼神里满是珍视:“又没坏,扔了干吗?你看,这是你小时候摔的,绑着还能用,你听听,是不是还那个调调?”我撇撇嘴,再三强调工资足够买好几台新机,不必这般将就。奶奶却摇了摇头,语气里满是知足与温柔:“能用就别浪费,我又不和谁比。这机器陪了我这么多年,顺手得很!再说,到哪还能找到我大孙女‘改造’的收音机?”我忍不住笑了,抬眼撞上奶奶的眼眸,那里盛满了盈盈暖意,像冬日里晒透阳光的棉被,裹着岁月的温柔与疼爱,让人满心安稳。那台带着杂音的旧收音机,于她而言,早已不只是听曲的工具,更是藏着我童年印记、藏着彼此牵挂的念想。

如今,奶奶早已驾鹤西去,那台绑着红绳的旧收音机也在岁月流转中不知所踪。可每当回忆起往昔,收音机里沙沙的杂声、评弹软绵的调子,还有奶奶膝头的温度、掌心的暖意,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温柔与叮嘱,早已穿透岁月的阻隔,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,在往后的日子里,给予我温暖与力量,提醒我以宽心待世事,以温柔待时光。

本版邮箱:yzwbwsh@163.com